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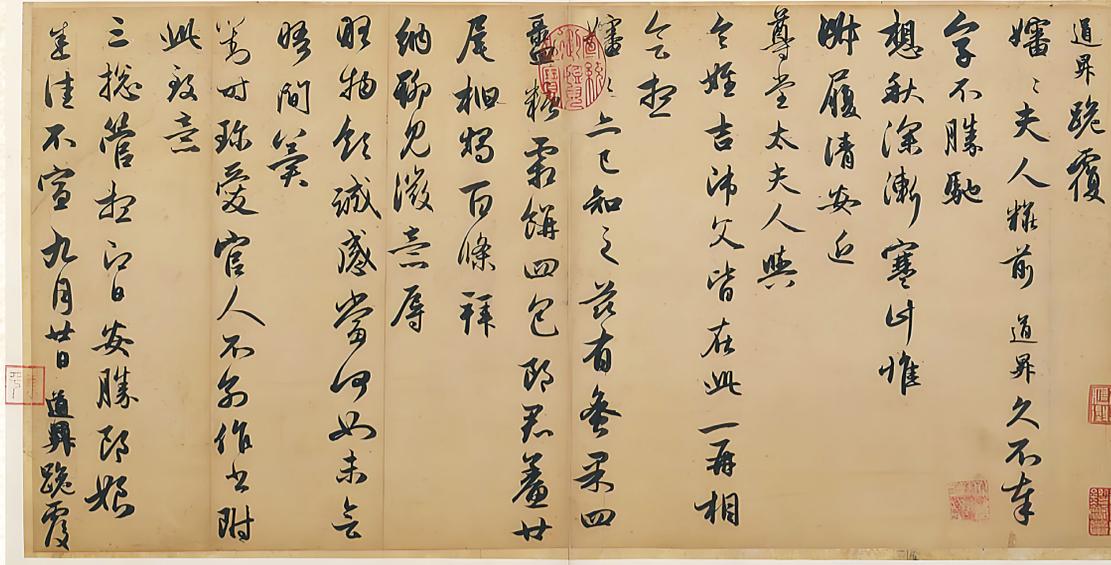
# 尺牍里的爱情

李玉萍



## 手札里的书法⑤

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《诗经·关雎》对爱情的赞美，被千古吟咏。当人们读到宋词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的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”时，很多人被苏轼对结发妻子王弗的爱意感动。爱情是生命永恒的主题，在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方面，古代文人墨客从不吝惜手中的笔墨，他们在尺牍中流露的深情，跨越千百年仍能击中我们的心灵。今天，我们通过几件信札，来看看元代的书法家们是如何传情达意的？



《秋深帖》。



管道升像。

### 《我侬词》《秋深帖》 你侬我侬，为君代笔

元朝赵孟頫才艺绝世，是“二王”书法的集大成者，其丹青艺术被誉为“元朝第一”，书法字体世称“赵体”。赵孟頫的书法功力深厚，他的妻子管道升也是当时有名的才女，能诗文，擅书画，尤擅绘梅竹，世称“管夫人”。《书史会要》里说她“为词章、作墨竹笔意清绝，亦能书”。她与东晋的女书法家卫铄“卫夫人”，并称中国历史上的“书坛两夫人”。赵孟頫与管道升二人均精于书画，他们在书画艺苑中相携而行，留下一段佳话，堪称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二人相守近30年，在生活中，管道升操持家务，是赵孟頫倚重的贤内助；在精神上，共同的艺术追求，是管赵二人爱情持续一生的黏合剂。当然，和所有的夫妻一样，他们也闹过别扭，赵孟頫曾想过纳妾，管道升以智慧和才华化解了这些小插曲，留下了那首流传甚广的《我侬词》。“尔侬我侬，忒煞情多，情多处，热似火。把一块泥，捻一个尔，塑一个我，将咱两个，一齐打破，用水调和……”赵孟頫读罢此词，彻底放弃了纳妾的念头，与管道升举案齐眉、相敬如宾。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对他们的婚姻深表羡慕，写诗道：“亦有同心人，闺中金兰契；书画掩文章，文章掩经济；得此良已足，风流渺谁继。”

《秋深帖》是管道升给婶婶问安、赠物的家书，只是在这封信札的落款处，虽然署了“道升”二字，却有明显的涂改痕迹。大部分专家分析认为：《秋深帖》是赵孟頫代替夫人

管道升所写。赵孟頫信笔写完，不经意间署了自己的名字，发觉后连忙改了过来。原落款为赵孟頫的字“子昂”，修改为“道升”。实际上，赵孟頫和管道升合作的画卷有很多幅，二人意趣相投、心心相印，或许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对方繁忙的时候代笔已成为一种默契。而且，两人写的字也很相似，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评价他俩的字迹难分彼此：“管夫人书隸行楷，与鸥波（赵孟頫号）公殆不可辨同异。”

从书法风格上看，《秋深帖》笔体温和、典雅，与赵孟頫的行书特点相契合。全帖笔力扎实、字态修长，秀媚圆润，爽朗劲健。整篇文字断句、起笔不拘一格，结构错落有致，每一处的起笔、停顿、运势，都有章法，却又化章法于无形，体现出书法家的艺术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信中多次使用谦辞敬语，如“跪复”“淑履”“尊堂”等，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之意。

### 《南还帖》《醉梦帖》《两书帖》 逝去的爱，与谁诉说？

《南还帖》《醉梦帖》《两书帖》是赵孟頫在妻子管道升去世后，哀痛至极，写给中峰和尚请求帮忙做佛事超度和倾吐悲伤情绪的3封信札。

这3封信札写得很美，内容却很凄凉。信中除了请中峰和尚做佛事等外，几乎满纸都是对管道升的怀念和失去妻子后内心的悲伤，是一份寄不出去的爱的告白，赵孟頫对妻子的深情展露无遗。“孟頫得旨南还，何图病妻道卒，哀痛之极，不如无生。酷暑长达三千里，护

柩来归，与死为邻。”“孟頫自老妻之亡，悼悼痛切，如在醉梦，当是诸幻未离，理自应尔。虽畴昔蒙师教诲，到此亦打不过，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三十年，一旦丧之，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，哀痛之极。”“盖孟頫与老妻，不知前世作何因缘，今世遂成三十年夫妇，又不知因缘如何差别，遂先弃而去，使孟頫栖栖然无所依。”管道升的“先弃”，对赵孟頫打击很大，以致其“栖栖然无所依”。写完这3封信后，他还为妻子写了墓志铭，用自己所能想到的美好文字表达对妻子的爱。

《南还帖》《醉梦帖》《两书帖》的字体均为行书，因述及亡妻之事，字里行间流露出悲痛之情，然用笔又做到了放而不肆、纵而不狂，不失风韵法度。赵孟頫不仅在技法上继承了传统，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这3件作品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他的行书特点：结构严谨有序，用墨湿润饱满，字体飘逸有度，在延续其年轻时用笔严谨、细腻之风格的基础上，增添了雄健之势，显出人书俱老、臻于完美的书法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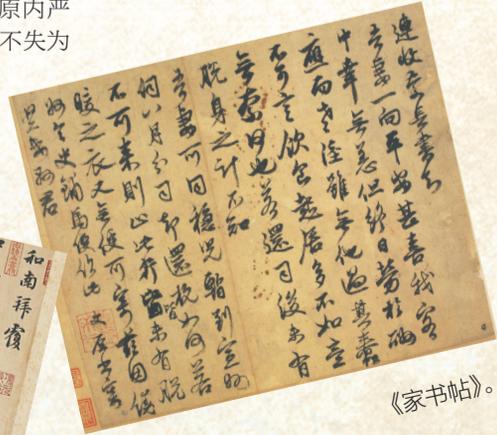
### 《家书帖》

#### 寻常问候，字字传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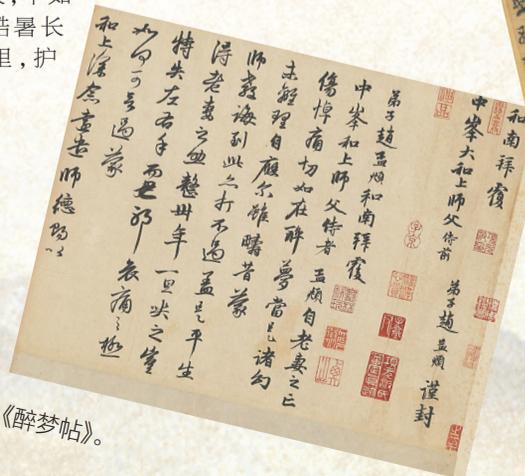
别号为“善之”的邓文原，在元代早期书坛上，是与赵孟頫、鲜于枢齐名的大书法家，三人合称“元代三大家”。《元史·邓文原传》说：“文原内严而外恕，家贫而行廉”，不失为封建社会里一名“良吏”。北京故宫博物

院珍藏着他任江东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道肃政廉访司时写给妻子的一封信，即《家书帖》。信的内容除讲述了一些生活琐事外，还提到盼望早日与妻子、孩子团聚，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思念和关怀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与妻子的亲密无间和赤诚相待。这封信不仅是一封家书，也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家庭责任感的体现，是邓文原对妻子爱的告白。信中不见一个“爱”字，却处处流淌着爱意。

《家书帖》写于邓文原60多岁时，此时他的书写风格已十分老到、成熟。此帖为行书字体，由于是写给家人的，书写较为随意率性，笔势放纵，任兴所适。前三列，行笔连绵，俊逸横生，真切地表现出他得知妻子平安后的“甚喜”心境。后几列笔法轻活秀润，入笔细微，稍露锋芒，给人以清健宛丽之感，高雅而有法度，颇有古人遗风。全帖结字张合有度，温润闲雅，说明他写信时心情平静而喜悦。邓文原书风在继承“二王”传统的基础上，受到赵孟頫翰墨的影响，可谓兼收并蓄。他精于行草简札，运笔宽博雍容，逐渐形成一种“和雅”的书法特点。元末明初的文学家、史学家陶宗仪在《书史会要》中评价：“邓文原正、行、草书，早法二王，后法李北海（唐代书法家李邕）。”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则称他是“赵孟頫的追随者”。



《家书帖》。



《醉梦帖》。

赵孟頫自画像《人骑图》局部。